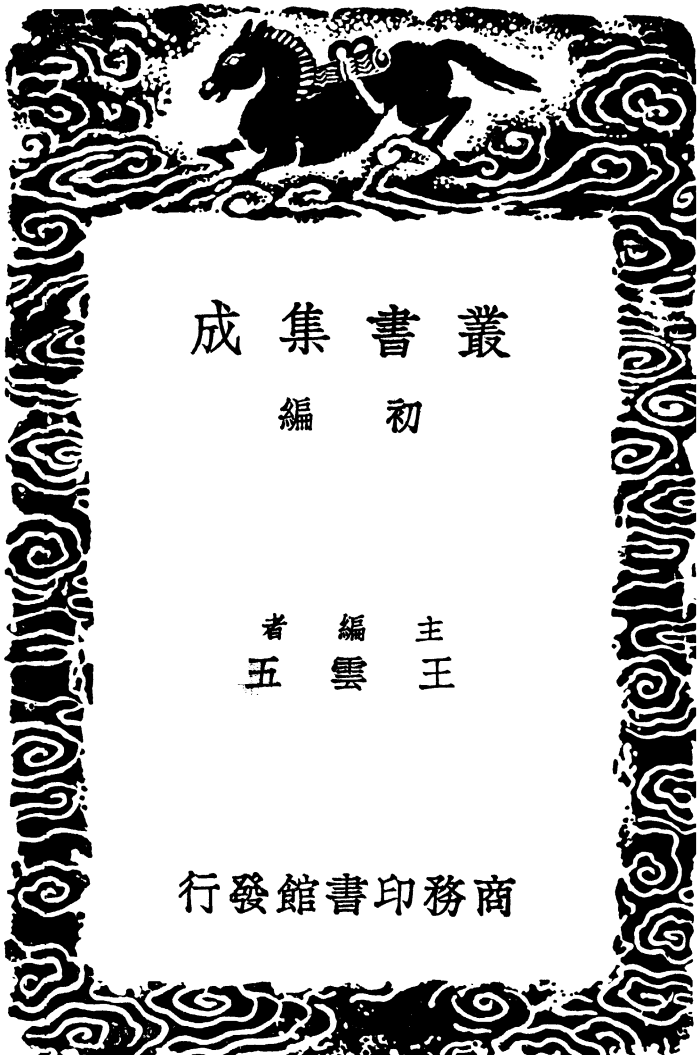
浮溪集

附拾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浮溪集

附拾遺

(一)

汪藻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甯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覿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昭士銲嗜昌歜爲一病痼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豈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

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覿撰。

浮溪集目錄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詔議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策問一首
傳一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書箚六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六言絕句三首
詞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覿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覿蓋舉其郡名也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贍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藁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汸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刋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愴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覿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眞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裒承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幷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

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遨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眞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

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鎭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澭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

之不臧歟。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愼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槖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愼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

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淸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竝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

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虞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于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睹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覩近日百姓

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尙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鋒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

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與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耨之時。舉家暴露。睥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鋒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鋒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鋒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鶩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陛下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

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懲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强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悵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璮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鎭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罰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强愎

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瓊、幷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瓊、辛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尙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瓊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家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栽。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栽。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

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璵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璵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璵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轅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陛惟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殘瘦。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留意監司。愼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

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種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稹之奴者。稹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稹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稹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稹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

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二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淪罹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箚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

之南竟州則竟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鎭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牓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㒟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㒟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㒟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㒟之身

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能士瑗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竝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闃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峯峯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

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卽不霑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諂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攻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鑿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

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蠹蠹然玷汗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

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執爲當得執爲當罷指定姓名鏤版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轉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强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箚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

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冶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爲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醯。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尚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冶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爲非政。且良冶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

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冶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常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竝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幷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厤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厤。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曾謂之乘。楚之謂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楊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厤。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

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隱。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尙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顚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

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顚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屛除。正朝廷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士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幷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幷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顏眞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眞卿以大厤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眞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眞卿之祠。見爲不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羣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眞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眞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眞卿之祠。適

在旁郡。若不特加崇奬。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祗受。

浮溪集卷三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于至仁。雖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祕乏祀。將攝祼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眞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壝。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

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祭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今九廟尚虛于祼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澄中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睟表負黼扆以當陽既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人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命殆將今古以同符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厥數專在舜躬爰除高邑之墳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卽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復卽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寖康人心胥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之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眞主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寇

戎之荐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既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清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關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衞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清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矧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萬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攄高文之宿憤。既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眞祠。莫居官守。與瑯琊而續晉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與中丕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刼。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寰中。既與

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爲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目先後無攷。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覩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叨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咈清臺之候。聖心祗戒。久稽路寢之朝。既祲沴之潛銷。猶彝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厤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垂衣裳而當宧。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旣蒙昭格之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末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禷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篤佑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旣損饋羞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爲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尙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日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旣除星禷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洊市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愊。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淸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卽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禷已通于上下。等殺宜肅于尊卑。尙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心。躬乘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懇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璣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淸光。

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既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詔厥孫謀嘗厘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踳駁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懋昭成憲有待聖時畀垂三尺之文盡削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既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蚤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末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効微忠洊輸悃愊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願然矧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庭標祕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眞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神筴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遠意則無窮茲愛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罔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期于舜獨

賀建築隆兌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用夏以變夷。既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封。惟茲生聚之甿。自昔羈縻之域。采入其阻。往成于方。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樓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聲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冕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難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揜前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烏本

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貺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而成章乃同時而薦祉迴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眞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頹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蓋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彌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鑱砥柱之銘行覩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竝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觀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繫民仰食與海分功釃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彩恭惟皇帝

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眞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異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獵狁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荊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種類寖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采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尙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旗斯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扞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矧絕塞之荒墟。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抃躍。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愛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朔復朔而謹治厤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德。推步舒長之景。數得周正。逍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遙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寢忘其陋。而黃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黃宮。宜慶回于丹扆。臣違顏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清。徒軫夙宵。聽嶰谷之新管。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洊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賒。鴻鴈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于率土。瞻旒扆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羣倫。

澤流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眞祠。聞盛典之復行。與情而交慶。受四海之籍。遙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四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賀表

准進奉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冊寶者。凝旒南面。奉冊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羣倫。行高百世。念龍飛之有日。瞻鼇駕以無期。懷思屢廢于寢膳。祈請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凊之儀。大橫之兆庚庚。久當迎奉。城潁之詩洩洩。行卽旋歸。輯大議于曲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蓬近班。二妃夙媲于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冊皇后表

帝圖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褘褕之禮。伏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既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家。孝于尊禰。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列郡承流。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海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哀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諏經制禮。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候一陰之生。踵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既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之宜。眷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頒從約。儀衞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牡以陪後。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媼神娭喜。竝垂錫羨。允答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墀。卜年願比于岡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悅。恭惟皇帝陛下。德渙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兩儀之貺。謁款郊畤。修明國章。地求習坎之方。物取上黃之象。合于經誼。黜汾脽就祭之文。揆厥本

原追神考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禋閒熙事之告成與外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圜丘竝祀之文爲夐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出撫亭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蠖濩之中神罔時恫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巳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隕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詞逮茲竣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禮百神斂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尙陶匏之質牲從繭栗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駕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徙豐年紹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瞻有煒榮抃實多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寓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筵之饗。維時去古寖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睽十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曲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胎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潛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隔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聞熙事。遙與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輿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扈聖之儀。當解慍之清和。宜儲精之睟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禋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哀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顯相。嘉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卽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祝之奠。茂格媪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官之容衞。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傅。莫綴侍祠之列。惟深戀聖之誠。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剌六經而制體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緊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嬴之候特修禋瘞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眙公而陪後臣禮當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已臨大次將舉祼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祇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違顏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陛戟百重密警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在望籩豆告陳蠖濩深思豐融來應臣屬當齠齔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人齋祓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

諸夏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親載嚴母事臣尙嬰觸蹶莫執豆籩方暫闕于清閒期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衞奄畢窆封顧孝養之永違罄哀悰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摧以感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萱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極感愴奈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蓂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

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踪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旣掩騶駕莫還方與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穜稑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侃天徽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覺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閟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覩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

在賢以儉爲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逼凋年悵三徵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衞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閟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鼎鼎慕見羹墻龍髯既絕于中天屋路嘗淹于異域雖迎瞻引紼動一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轜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屺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今祔漢陵常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見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駟駕當還龍輴乃至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劒迢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浮溪集卷五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百册。賜臣茶藥幷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膚使臨存。貸其猥釀。寶奩頒賚。實以珍芳。非幽扉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厄。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牆之念。矜鈆槧之勞。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悉褒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馭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忍獨榮于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

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緜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涔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遂閱于七葉。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既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劒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茲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于宗元。【案】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笏帶表

楓宸黼扆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膴仕策名下吏但知斂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眞人之出亟叨近弼之除進侍軒墀每慙骨相忽被匪頒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異數加賁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頒例有眞租之錫論効何殊于澼絖冒榮乃甚于繁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甔石旣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淫踰分願昨投閒于異縣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慰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願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泝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旣逮于子孫忠敢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胡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從既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諧資身無策一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詞臣多士之餘所憂蕪累之陳不堪代匱乃誤便蕃之及遂使爲眞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丕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于百憂大懼曠瘝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瘝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値于干戈獲奉承于羈靮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栽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吏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紱奚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顧恐溘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

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明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得環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眞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簡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鞿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恩。任遂桑榆之晚。孰云代匱。遂使爲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

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寵過優。蒙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冒。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藏。上憲奎壁。圖書之象。敞禁楹而竝峙。命儒學以遞居。矧接鴛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庸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縈全度。重高明之地。悵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遑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戍期未畢。轉畀名藩。蒙拔擢之過優。懼顛隕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科。晚陪法從。久汙禁林之直。寖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屬丕承。志期光復。采薇遺戍。何昆夷玁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馳騖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脩門。然兩剖守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爲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蘧之居。僅終載筆。百世枌榆之壤。猥使分符。既彈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卽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晚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扆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縣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何竢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案〕宋史本傳。不言藻嘗知泉州。知鎭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五嶺百粵三吳諸語。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

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至于顛隮然事白即蒙于超擢頃駕一朝之傳深行五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既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被于褒升亦寢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視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衆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竝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鎭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簡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麾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冒寵榮寖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陪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徧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悃愊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宣爲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蒙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違

天威而寖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符于竹。比祇明詔。往守遐陬。顧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溘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邇于行朝。而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鶵雛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予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間。庶爲樂土。誇觴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思。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壅書之責。既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龔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猥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愛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箚子。臣僚上言。以臣攷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竝不舉覺回避。特罷臣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正從黜免之科。既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樕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值主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絲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

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優。襲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觀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尙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末減。讖爲失職。斥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爲兢愼。晝馬者幷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駑之吏。首在遣中。雖卒抵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橫涕交頤。伏念臣去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樗櫟之漫存。視蔭幾何。況桑榆之已晚。自徙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以寢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尙叨冗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祇遹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晚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印綬。甘老鋤耰。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輒弱而終身廢棄。報自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淸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痾之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淸光。侵尋衰朽。中華未復。當先多士以著鞭。衆傑竝馳。乃效庸夫而高枕。負國涵養。爲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搢紳之長物。爲羈靮之舊臣。忍令中道之棄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偸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浯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鎭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誤簡淵衷。嘗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違顏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書。既屈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鎔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孱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揑裁。臣處需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癃。乃復寖成于老諐。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跧伏。非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愼。仰負函容。餅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巳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予奉祠之祿。孤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窶榮最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祇畏于簡書。自取顛隮。合從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

于歲時已續頒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徙所拜此恩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缺之艱難誓策疲癃終期糜殞

又

間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眞祠之祿聖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細旃之上憐此愚戇老于顛隮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霑于溫飽薩當盛夏而槁雖隔向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逐物宜亟頒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肬福過生菑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凜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苶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僭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詡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洊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謝擅減均糴米數放罪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亡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餱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覓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浮溪集卷六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代

天事常象。俄譴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念臣等。猥緣誤寵。叨汙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敢圖睿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寘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既王省惟歲。朝廷皆有用之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豫政機。雖有贛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閽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燮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毋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文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頒顯秩既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邂逅寖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家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爲王敵愾乃使四郊之多壘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猶爲未減尚茲竊寵何以爲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彊以威克愛原禦敵因循之至此繇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從臣始盡鐫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爲萬古愚臣之戒

代何樂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攻愼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顧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恥君不及堯舜洎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駑材志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秉于政機方龜玉毀于櫝中莫知攘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尚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顏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蕞爾之孤蹤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懦克清大憝以爲期儻息捨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旣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偕衆俊以還朝。卽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攣。妄思策勵。旣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之。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陋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傑薄何爲。邊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踰之已甚。雖庸懵以知辭。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於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爲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淺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紲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鼓鼙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旣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懇。庶有槩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輿運。未閱半期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憂於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炤。無徇彝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誤恩。免疎遠之孤蹤。速僭差之大戾。使鵷鷺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爲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蠲其漢法之誅。有靦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祲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既元聖克祗于天戒。豈微臣敢逭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既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敗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駿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攀鞍。儻在艱危。何妨叱

殿。豈有遵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寨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之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壺下。內恕及人。謂堂陛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隮。乃曲軫于睿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斷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寵玉鱗。驟承流于帥閫。龍光有耀。鰓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地。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攜就道。猿驚鶴怨。昔愧草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縻臺城之寄。乍閱我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耆舊至于歡迎。簪紳以爲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被遇于昭陵。勳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閨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炫日。松檟囘春。臣敢不宣布中和。激昂孱懦。銷歎愁于四境。嚴儆衛于九閽。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貔貅萬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鋒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

補。剖符方面。兩膺南國之除。持憲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枌楡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于清閒。已亟蒙于褒敘。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踶跂之微。蹤堪此便蕃之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紱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疢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彊。然大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陛臚傳。諸儒圜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鉛槧之間。既登鴈塔之標題。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汨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鷁遷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幷包衆甫。謂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奬成之急。儻不俯同于寒畯。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慙假寵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緊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遽望顯邛之表。荷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眞王之爵。寖傳外傅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阼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賓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貲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牓之宮。豈伊駒隙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强宗。既喜姘幪。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鎭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顏之念。疏恩易節。俄蠲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疢。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既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擎跽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關于聖慮。顧丘山奚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數。光憔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名。誤寵更霑于愚息。攷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潸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

帷幄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晝錦之歸。敢圖蕞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淸光暫闊。衰涕交零。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晩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竊蕭何之第。遽爲莊舄之吟。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令簪履之遺。故屢貢于忱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令疲曳。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士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蓴鱸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當逍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儻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卽再瞻于旒扆。

代汪樞密謝賜鞍轡表

蕞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戇愚務竭于微誠。而萋斐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隕矣繞朝之策。務爲奢僭。小哉新築之纓。孰謂孱軀。坐兼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眷懷舊物。崇奬近臣。予之鞍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據此從軍。誓扶衰而矍鑠。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淸。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舐犢之私睿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陵之醜先行刦質之威邀國重盟孰臣私屬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訣忽聞間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尚違二聖之歡潁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王琳敢願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乃蒙靑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尙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閎夭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荐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紲以歷山川昔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釁之盈更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羣倫功高邃古與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黽勉夙宵紾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爲誓元身之糜殞

代辭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粤

從孤遠遭値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恩許疏榮而及嗣執云公器併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纔效一官予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既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已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詵詵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弗犢之情能無抃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糜捐

代何棠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

敘願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蘇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踧受知榮伏念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汙近司初

無寸効之經綸。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弧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辭以酒而飽德。肆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潁谷之陳。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表

閭史記時。敘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堙阨。年書亥首。甘爲絳縣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孰云淵抱。每記孤蹤。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畜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旨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忠義。永爲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寖專飛輓之權。輸貢士之毛。登三僅足。正牢盆之筴。共二奚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人于殿最之間。礪世以賞刑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

之彌文爲十州之榮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繇砥節自修敢蹈維鞠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之區付一介顓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箴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裁奉燕閒卽蒙褒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必發摘如神方勝鋟箠之訟苟拘循非術能無椓鼓之驚誰謂鄙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奉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責衆人爲繇薄之憂臣敢不用恕平反以文緣飾爲四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吏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滌地鎭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簪纓之列洊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使誤辱聖知忘孱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顚隕自處雷霆之下竭從詆棄深省悔尤將投閒置散以窮年悵補劓息黥之無日敢圖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艫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豈伊人乏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幷包衆庶極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爲家與物成新不忍一夫之失職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

佩戴鴻私。鞭驅緜力。豐諸草木。知亭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緒。寖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使指。擢領州麾。迺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著。卽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漢統。喜邴吉之有謀。追錄唐勳。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孫。世傳忠義。尙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保肯堂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糴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爲褫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贏糧之寄。銜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陲。恩自曲成。榮逾始願。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卽玷朝廷之臨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中之籍。翳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圓而取之數路。顧斷斷鼠窮

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閒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寃當宁之顧憂。犬馬依人。俟乘軺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黽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睿奬之過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庸淺。遭世盛明。繇詩書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寖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執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實朝廷開闔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甯之詔。至重分剌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軺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分之一。

浮溪集卷七

外制

隆祐太后推贈制

曾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攸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勳閥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盍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須殄虺豕之妖肅清戎壘總貔貅之衆祇扈殿廬由功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伸猶子之禮何以慰弄孫之心是用特侈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綏以王章活千人者封茲爲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曾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爲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祐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胄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衍爲夢月之慶發源既鉅再世而興既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侈脂田之舊用爲泉岑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

吉壤。雲來致享。隆孟氏之新祧。尚爾有知。保茲無斁。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后祖具官某戚畹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之學。流芳後裔。蔚爲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閨風。生子則賢。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既新。坤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全冀之雄。尚我寵靈。行于冥漠。

父

明德高漢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之能賢。於赫予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二紀。繫安危于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國。逮事泰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秉齋壇之鉞。雖國勳之屢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

念慈闈之方正。于卹典以疇先。爰正台躔。用宏禰廟。爲國家肺腑之式。慰宮壺葛覃之思。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爲王之貳。緊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藏。爰出明綍。進封大國。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亢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曾祖贈太保

塗山、有娀、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繇今比昔。天豈吾欺。宣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爲三室薦饎之首。屬興大隧之感。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尚作曾孫之休。永爲太上之輔。

曾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宣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宜內外之

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祜。仍啓當熊之懿。實開降鼠之祥。既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緜遠。

祖贈太傅

儷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宣和皇后祖具官某。秉德自彊。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勳。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與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倪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尚遙親膝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既成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合享。上齊帝傅之夫。今古緜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胙壤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

夜眷惟禰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褧以密章班之衮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事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既陟中宮丕顯思齊之德盍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尚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夔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眞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之好名浮于位祉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寘岑岑九原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尚爾幽間服吾褒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自出顧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嬪于名卿慶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

脂澤之封。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爲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既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閨門之新渥。汝其任壺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爲汝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僧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具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既遠而大。是生元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伸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茲謂公台。尚緊明靈。歆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廖氏、龔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爲榮矣。具封某氏。出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伸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國。尚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賡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

傳經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畚而且穫。至孫而大。遂自葉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傅。茲謂公台。尚緊明靈。歆此休命。

祖母黃氏饒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爲之祖妣。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爲吾伊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夔贈少師制

謝裒以晉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必饗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耆儒。登時臺仕。學精以博。得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既辭榮而不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眞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纂金之訓。以明畚穫之功。尚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衞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得終養爲恨。而以及親爲榮也。具封某氏。壺範有聞。嬪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侈胙封之舊。尚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媲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幷寵其家。爰開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爲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爲國光輝。搢紳所慕。豈聖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興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言爲人師。行爲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孫。前英後喆。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知爲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鳧繹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寵綏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闢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甯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家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爲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弼古之治爰因閫政之始用奬教忠之能繇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尚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肅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大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慶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譜牒早爲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既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竝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綏重泉升班亞品尚君嵩之不昧知焜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既盡範之潛脩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文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胙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尊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

志安恬。禔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子而既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揚家牒之前休。往體蜜章。永安泉穸。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既在茲選矣。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爲之報也哉。具封某氏。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既參象服之朝。至孫而昌。復侈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湛恩。煥魚軒之舊儀。明柱石之新紀。九原雖邈。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言之要。文章爲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忠。成朕得人之慶。盍緣肹蠁。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顧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生仲郢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閔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幷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嬪吾碩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茀之朝但榮于身後咸甯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承休無斁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宋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爲助于內者其賢遽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甯大臣之子娩吾樞輔之賢婉孌靜專壺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尚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典言吳氏竝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祗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愼用對寵休

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潁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尚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毓粹璇源。方欣設帨之祥。已遇逝川之戚。既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尚期婉淑。不昧欽承。

浮溪集卷八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昀可承宣使制

昔宣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葭莩之親莫不咸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旄肆以命汝尚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爲之長然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朝廷舉措如何而中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違表著之班良竭箴規之益是用還之憲府付以朝綱昔眞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于多事僧孺踵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諫議大夫衞膚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況非言責之任乎如其不然雖畎畝芻蕘皆蒙危言之策矧居

侍從。獻納豈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屢爲疆埸之華。入對便朝。每罄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輟自七人之列。擢居四禁之聯。雖潤色除書。所賴詞意之富。然論思政本。必資風節之疆。勿以茲遷。而忘予弼。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爲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瑣闥邃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既遴。疏寵亦殊。以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寘爾于七人之列。爾其夙夜罄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珏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眞僞混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頹綱于既壞之後哉。具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工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者。以爾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爲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爲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既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爲戒。

方閻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靖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胄子。絃誦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銷患于冥冥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馭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採人之死者。方爲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爲天下先。未嘗有輿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爲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輿馬之間哉。

祝廷脩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爲之。未有徑躋而躐至者也。以爾太學舊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撥除直秘閣制

朕惟獷狄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搢紳所貴。肆以命汝。尚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爲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郭進守山西。疆埸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

驅。城門無結草之衞。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梟俊擒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王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圉。不爲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顧惜一官爲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輦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爲士卒先。爾乃以霈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輦之事。靡有憂責。從容殿廬。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沖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爲全實。譬善醫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痏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不選掄。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輓芻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壖之節。往臨蠻蜑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臨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爲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峙糗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饑吾師。縈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彦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桑陰未徙而成功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扈。間關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褒。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珙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洊更使令。中座小法。肆予挍拭。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蠻蜑。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爲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制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爲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爲時

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爲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襲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既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尙巡凋瘵毋廢哀矜

甘暉可宣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賓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既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爲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繇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傳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爲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剸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旣乃心欽承予意

季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踰不虔思得譽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爲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綮見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裁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從省戶之游往服淸塗益恢遠業

駕部員外郎尹東珣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曹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姑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皐陶爲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愼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況汝以經術行誼爲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詔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軺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爲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已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

事。以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彊不欲。毋縱敗羣。使農安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爲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馬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爲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凝嚴之直。爲臨遣之榮。昔衞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十之。豈區區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護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爲郡。逮今逾時。每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藩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未皆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軺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爲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敖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尙有殊擢。

上官愔祕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卅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駿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穎直祕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拔此爲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頹家聲。是爲報國。

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鉤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援。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冶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朕恩。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寖蕃。雖肯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誤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滿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南東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尚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勑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尚勉之哉。

任浹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聞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孑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拏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閱閱。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閤門祗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

當此醵賞。今乃得汝。尙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閤之華。因仕而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尙旣乃心。無忘予報。

秉義郎甘暉可閤門祗候制

上閤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尙克祇承。無忘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閤門祗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衆者。必思有以表異之。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閤之秩。雖未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詡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懼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臻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爲吾得被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蘊。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顧。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愼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閔子腰絰。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扞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既衞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尙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眞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弃兵潢池。聞朕招攜。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褒錢豐贈官制

朕惟獵狁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遽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邊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疇克爾哉。是用靈然。進官二等。尚期精爽。不昧欽承。

曾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閔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牖下也。既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尚克欽承。

浮溪集卷九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扞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奪。巽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縶。吏戕民死。喋血江壖。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冤狀。猥自發舒。其鐫秘殿之資。往食眞祠之祿。無忘自訟。服我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繄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四方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鐫延閣之資。往食眞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莅政之初亦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駔儈之術諂事非類亟汚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追寵秩孰慰羣寃雖既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而不能戢士汝尚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牘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三府既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衞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

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鐫衞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毫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馳駿名駒。選充私廐。駑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爲姦。專營私而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褫文階。用明邦憲。尙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汝咸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爲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鐫竈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瑁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里一城被害民悉爲魚靖言昏孽之哉皆汝曠瘝之致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尚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故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羣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尚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鉼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政壞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鞫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沓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尙有仲輯朕甚傷之迺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褫官三等尙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褫官二等聊著厥辜尙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逭具官某比緣岳狩遣守殿廬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爲姑息欲利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求聊鐫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祇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部使者躬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寇安所赴懇爾幸蒙推擇職在督姦和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遑偃仰于國藐然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鐫官二等尙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銜替制

迺者盜發江壖。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文移而亦廢。逮臻紛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鐫厥秩。尙爲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汚。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直之私贏。義將安據。鐫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愼擇。

高衞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顧。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値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褫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悔。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既昧搴旂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褒崇之秩。用明逗撓之

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憒眊如此軍容可知紱御之材非而所任鐫官二等仍解將權尙服寬恩毋忘自訟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鐫奪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言昏墊之哉皆汝遷延之致鐫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滅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當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鐫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鋤而驕無重後悔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際戎器。用戒不虞。輦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偷惰不虔。既稽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謁告。攷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鐫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詡降一官制

樂事勸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當趨期會。而督責靡醻。自干慢令之誅。宜正褫官之罰。尚圖黽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勒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當伏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尚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徼巡。而棤柝之間。誰何不謹。宜懲怠慢。幷上兩官。尚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逖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鐫爵秩。以警無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智昏耄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鐫官三等。聊愧爾心。尙訟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顚。豈容佚罰。爾檢身無狀。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爲下人之所逐。鐫官二等。非獨汝懲。亦使邊臣。睹茲爲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馭軍撫民。其悖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辜止鐫官。務從闊略。而無辜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爲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淸官曹。延閣之班。尙安得處。其加鐫奪。以聽有司。

呂誨司勳各降一官制

迺者盜拏山東。聲隱汶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以爲辭。至愆期而非顧。褫官一等。姑示薄懲。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徐愼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役。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鐫久矣。況以沓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旣淸。安用

汝囊.